

2034 年

“如果我们只是局部性的考虑，整个模式就会相当清楚地表达出来，虽然说在整个表达式上会出现很多的“无限”，但是这些依旧是很容易通过那个“重整化”来解决的。”

讲台上的人话音刚落，在木质桌子上的闹钟就涌起最大的功率运行蜂鸣器，发出有节奏而恼人的闹铃声。

“刚好结束了一个章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讲台上那个应该称之为讲师的人说下最后一个字，后面坐在环绕着讲台排布的板凳上的学生们才开始陆续离去，并伴着各种讨论的声音。

在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离开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还坐在远处，然后他提出了问题。

平京“但是，如果说是用现有的方法进行“重整化”的话，所能实施的实验长度是很难满足需求的……教授 Алексеевна，我的意思是……”

Алексеевна“我知道，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用书上的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歪门邪道是不能在一个平均的生命预期 (life expectation) 完成一个符合稳定可接受误差的结果么？”

平京“那教授你的意思是？”

Алексеевна“都说过了，你又不是那些本科生，别叫我教授，叫我 boss 就可以了。”

Алексеевна“而且我的方法都是给那帮书呆子听得，毕竟比起那些充满了私人争端的精神分析学，他们可能反而对吭哧吭哧计算半天才能出来的无关紧要的高阶方程高阶项更感兴趣……”

Алексеевна“回到你的问题，我只能说，从开始，“转录”就是一门实验科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国那边的古医学，虽然说其效果是被记载的，但是现象的还原确实难以用统计来说服他人。”

Алексеевна“结论就是：重整化并不能解决什么实质性问题，这更像是一个思维实验。”

平京“是这样么，教，boss……那我想你说真么多肯定有其原因。”

Алексеевна“看来你也并不是那么的愚笨吗，平京，有一件事情我要你完成，算是学究的一部分。跟我来。”

跟随穿过浅绿漆木门的平京，进入了 Алексеевна 的办公室。

相对于教室，办公室就像是在另一个季节。暖气以最大效率运行，单层的窗户上的水露不断凝结并落在窗框上。

虽然所有的家具和墙壁都显得破旧，却都收拾的非常整洁。

Алексеевна “好了，你也知道我有事要跟你谈。干嘛这么拘谨，这种椅子又不是给我坐的。”

Алексеевна 走到放在墙边的咖啡机，从铁皮盒子里舀出一勺已经磨好的咖啡粉，然后从一碟已经陈旧的咖啡滤纸中选了一个没有明显破损的。

Алексеевна “你要喝咖啡么？”

平京 “不用”

Алексеевна “什么口味？”

平京 “浓缩咖啡就好。”

Алексеевна “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养成的这种刁钻口味，但是学生的请求我肯定是要满足的。”

平京 “……”

Алексеевна “别在意，这只是一个老头玩笑。”

Алексеевна “既然现在就你我二人，有些拿不上台面的话我也就直接跟你说了。你也看到了，虽然说讲台前的那些椅子上坐满了屁股，但是屁股脸这脑子的没有几个，你算是连着的那一少部分。”

Алексеевна “至于为什么我依然教他们的缘由我想你也应该不难猜到。有份工作我要交给你去干。”

平京 “工作？”

Алексеевна “比起工作我觉得更应该称之为一次实习，对象是……让我找找。”

Алексеевна 在桌子上那一沓文件重翻找。

Алексеевна “该死的，我都跟 Алэквив 那个蠢货说了不要整理我的桌子，跑到哪里去了……р, с, т……找到了”

教授从一大文件中抽出了一张演算纸，上面只写着两行字。

Алексеевна “姓名和地址都写在上面了，对象明显拥有精神缺陷，当然 P.C 们肯定不是这么说的。还有，虽然说是实验性学习，但是相关手续我都能上边的那帮人通知过了，你就放心去完成目标就成了。”

平京 “boss 你别告诉我要用“转录”去对人做诊断治疗。”

Алексеевна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当然你可以用的手段是限于我教给你的那些“转录”手段，虽然你学的很快，但是两年对于这门学科来说还是远不够的。所以你可以用图书馆里的内容，我这边有“京师图书馆”的在线账户，你直接拿去用就好，当然账号我会发到你邮箱里的。”

平京“说实话我并不想去做……算了，那么 boss，我应该什么时候出发。”

教授从支票簿里撕了一页，然后在上面潦草的写了些什么。

Алексеевна “这是经费，虽然看上去不少但是我预计疗程不短所以省着点花。至于出发时间，今晚有一班普快，向西的方向的那一班。剩下的不用我多说了吧。”

平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玻璃酒盅里的半杯浓缩咖啡一口喝掉。

平京“我走了。”

Алексеевна “不要点什么作为饯别礼么？”

虽然这个屋子里没有什么过多的私人物品，但是平京还是很干脆的从一个有上锁的玻璃书柜里取出了一瓶酒。

Алексеевна “眼光不错，这瓶伏特加归你了。”

平京“再见。”

Алексеевна “走好不送。”

.....

虽然从时间上说才不到五点，但是太阳折射的余晖也已经消失了。

都城的火车站正门的方向以拜占庭式的建筑作为主题，顶部穹顶的最大直径超过了其基座。虽然有几个穹顶依旧用灰绿和深黄色作为主体颜色，但若仔细观察发现那样也是很久以前漆的颜色了。

而更多大的，是以防水且廉价的米黄色工程漆作为保护，在其沟壑处因为清洁的关系而略发黑。

而在如同屏风班的正门后面，是巨大钢筋结构。各种预制的工字钢和钢化玻璃将大厅撑起来，就像一坨在玻璃上的黏菌一样趴在大地上。

整体建筑采用自然采光为主，所以在晚上只依靠穹顶上为数不多的灯光显得并不明亮，只有在边上或者如同浮岛般散步的服务站和柜台里面才有这特别的灯光，550 和 610 纳米波段的冷光缺陷的难得的有用。

虽然说车站内部缺乏足够的指导，但是找到咨询台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平京“预订车票，Гомеоморф。”

乘务员“稍等……Гомеоморф 先生，您乘坐的列车是 Д 站台 2100 的普快，您对位置有什么要求么？这里是剩余的位置。”

虽然说是剩余的位置，但是有人做和无人做的比例就如同最末场的电影放映时的就坐率一样，基本上一排都不见得能做一个人。

平京“恩，那么就这个吧。”

说罢平京随便点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半径是米以内都没有别的人预定。

乘务员“恩，这是您的车票。还有这个是您保管柜的钥匙。”

平京“恩，麻烦你们了。”

按照钥匙上的编号打开储存柜，里面只放了一个小巧的礼品盒，与储藏柜哪能放下一个三边长总和超过两米的大型储藏柜体现出鲜明的对比。

平京掂了掂盒子的重量，基本上只有包装用的瓦楞纸的重量。

拆开包装，里面是一封信。

我再去东边旅行时淘到的东西，觉得你肯定用得上，就送你当做是我爱意的表达。

整封信是写在半张大学演算纸上的，自己也寥寥草草，如果不是我经常读她写的东西的话这种把 л、м 和 и 都写成一个一个圆圈的糟糕书写我是不可能能认识的。

到达被记载的地址，不管用多大的力气去叩门，门的另一边也没有回应，倒是旁边的邻居被惊动了。

邻居“你是找 туман 的么？”

平京“恩，没有错，我希望能够见她。”

邻居“虽然我不清楚你找她的理由，但是那位小姐晚上是不会回去的那种人啦。”

平京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发言。

平京“那请问能在哪里找到么？”

然后，邻居让人意外地露骨地厌恶。

邻居“那种东西我怎么可能知道？谁知道那个婊子到哪里鬼混了……如果是追求她的话我建议你死了这条心比较好”

平京“感谢提醒，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

在外面，角落里还堆着至少一尺高的雪，看着陈旧的筒子楼和走廊连成一条条线的昏暗灯光，保护用的深蓝色油漆也斑驳脱落。

在左胯的手机响了，提示只有震动而并不强烈，但是平京还是在第三次震动前接通了。

“吃瘪了吧，哈々々々々”

对面传出了有节奏而非常过分的笑声。

平京“你到底什么意思，Алэквив……”

？“都说了别这么叫我，不是早就说好了么～”

平京“Feynman 学姐，到底是什么事，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的话我就挂了。”

Feynman“诶？不要这么绝情吗～我可是一向以帮助平京你为人生目的的～”

平京“你非要这样么，学姐。”

Feynman“你指什么（笑）？”

平京“你这次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方式说话？”

Feynman“啊呀～难道说我可爱的平京对我很不满（惊叹）？”

Feynman“毕竟呐～好歹你我都是学习语言的，我想表达方式并不会改变多少信息的啦～你说是不是啊？”

平京“对不起，我天生愚钝，不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Feynman“讨厌啦～明明你最懂我的啦（害羞），为什么要否定呢？”

平京“人的大脑再拥有智慧也有极限，大脑不可能拥有如同托里拆利小号那样拥有无限的表面积。如果要我对你的这些话进行逻辑推断的话是通过纸面阅读更加困难的，如果你非要用音讯来传播信息，你需要在观点上强调。”

Feynman“不要谦虚了吗～你的大脑被认为可以和门格海绵等价的不是吗～”

沉默，平京放下手机，却没有挂断通信，他知道就算这样通话学姐也能听到自己的一字一句。

就这样站在空无一人的停车场，可以听到远方传来的犬吠与回响，角落里生锈的嘎斯卡车保险杠在风中震动发出令人寒颤的响声。

就这样过了一刻钟，平京开口。

平京“……不用再隐藏了，说吧。”

Feynman“这次的研究对象我是调查了的～”

Feynman“对象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重点是周围的环境对治疗是完全不利的就是了（心）～”

平京“你的意思是这个研究对象是肯定会失败的是么”

Feynman“看，这可不是我说的，我可没有像尼采那样进行多次的推断，这是你缜密推理的结论啦～”

平京“那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对象在哪里。”

Feynman “嘿嘿～被你猜到了，往东走两个公里有一家酒吧，然后～”

平京“好了，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

霓虹灯管弯曲成的招牌不断闪烁，像 70 年代的招牌一样毫无保留地炫耀着什么。

平京“серп и молот……真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名字……”

平京忽略掉顶上夸张的镰刀锤子的招牌，其实在他心里，并不是这个标机本身有多么的愚蠢，只是他觉得将任何的政治宣传当回事的都是不动脑子的，就算上面写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也不会对他的内心产生一丝的触动。

酒吧里并不是那种安静的类型，挂在天花板上的音响音量大到失真，廉价的射灯在昏暗的空间里体现出别样的情趣。

平京并不围着景象所触动，直接坐在了没有几个人吧台，吧台处的卤素灯明亮程度恰到好处，可以认清印在瓶身的商标而不刺眼，整体上接近于黄昏之前的亮度。

平京把箱子直接放在旁边的空座位上，伸出一根手指。

平京“酒保，40 度的伏特加。”

虽然提出了要求，但是酒保只是在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玻璃杯，然后站在一排伏特加旁边。

平京“红场就好。”

接过酒杯，一口将里面无色无味的液体一饮而尽。

抓过一把小茴香，闻了一下又放回了前台的小碟子里。

平京“满上。”

酒保也没有说多余的话，把放在金属保温容器里的酒直接倒满，差半寸就摸过酒杯的容量。

这一次平京没有一口干掉整杯的 liquor，而留了一半在里面。

平京拿这酒杯走到边上嘈杂的沙发软座。那里的桌上，对着各种没有完全喝完的酒瓶，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高档牌子，在角落里还有用锡箔点着的白色粉末。

平京“你就是 туман 吧。”

那个人这个头都瘫在茶几上，一动也不动，身上只有一件黑色的背心，露出来的后颈和背部有着纹身，其中的一些部分甚至有一些花掉了。

平京推了推那个人的脑袋，顺便确认了对方还有呼吸，并看了一眼对方的脸。

平京“看来你就是 туман，好了今天的饮酒活动结束了，走了，回家去。”

туман “别……烦人，你……是谁啊，别管……我”

虽然不知道她喝了多少，但是酒品很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平京 “我不管你认不认得我，反正你现在是要回去了。”

拽住 туман 的一只胳膊就走的平京打翻了几个在茶几上的酒瓶，呼嘣的碎裂声清脆而刺耳。

在平京要离开的路径上，几个身形彪悍的人挡住了去路。

平京 “有什么问题么？我只是带人离开。”

？“你不能带她离开这里。”

平京 “如果是酒钱的话不成问题，你是多少吧，保安。”

得到的回应是一句重复的内容，丝毫未变。

保安 “你不能带他离开这里。”

平京眯起眼睛注视着那几个身形彪悍的人，又看了看远处角落里欢愉并左右环抱的人。

平京 “看来不是钱的问题啊，我明白了。”

平京直接松手， туман 就像一滩泥一样摔在地板上。

那几个壮硕的，身材又两米上下而雄壮的保安向瘦弱的平京跨步前进。

平京 “等一下。”

他一手示意阻止对方前进，一手拿起自己放在茶几上的半杯伏特加。

一饮而尽，虽然不多但是喝得很快，甚至在平京苍白的连上也泛出了一点血色。

平京 “好了，我的酒也喝完了，钱我已经付了。不过对不起，这位是我的病人，我必须带她离开。”

这句话，是交涉终止的标志。

体型彪悍的保镖直接向后拉拳头，在接触到平京的正脸前，被平京蜷曲的左臂接了下来。

侧身，同时，平京一拳直接打在对方的眉心。

平京 “真是麻烦……为了追求道义的制高点而受伤什么的……算了，既然已经是事实了，就继续一条路走到黑就是了。”

忽视掉脱臼并有一些骨折的左臂，直接又是一个快速的上勾拳，将对方直接打愣。

平京 “好了，一个解决掉了。然后还有么？”

那些看上去并不友善的人靠了过去，有集体斗殴的趋势，当然对手只有一个人。

平京 “εξάτμιση”

然后，平京在对方眼里就像消失了一样，当然还有 туман。

一周后

暖气开到了最大，玻璃上的雾气凝结成大小露珠不断落在窗框上。

暖气边上放这一盆水，虽然说其蒸发又增加湿度的作用，但依旧干冷。

虽然铺在地面的硬木地板因被泡水而些许凹凸不平且边缘发黄，

虽然环境从客观来说不尽如人意，但却能让人感却不到紧张的因素。

坐在边上的折叠椅上，平京注视着训练的每一个细节。

“你来的真是时候，我可本来打算今年干完就退休了，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看有要忙上一段时间了。”

平京 “说实话我也不曾知道老师认识您，我也是从老师的其他学生那里才得知的。”

“算了，如果是 Алексеевна 的话我是不会感到任何意外的。不过这孩子你哪里找来的？”

平京 “恩，算是吧，不过准确地说的话彼季师傅，她……算是老师的对象（subject）。”

彼季 “好吧，那也是有你麻烦的。”

平京 “有什么问题么， туман 的话。”

彼季 “问题肯定是有的，我估么也不会少。”

平京 “愿闻其详。”

彼季 “恩，反正这个话题也短不了，要咖啡么？”

平京 “浓缩就行。”

彼季 “……你这是相当于到酒吧只要伏特加啊。”

平京 “我老是也这样说过我，当然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彼季 “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唉，你怎么和 Алексеевна 一个口吻。”

接过一个 Ventid 大小的纸杯，啜了一口，却因为以外的口干而咳嗽。

平京 “这不是浓缩咖啡啊”

彼季 “当然不可能是，哪里有给别人半千克浓缩咖啡的，这就是不同的那种咖啡，兑水五份的那种。”

平京 “所以就是美式咖啡？”

彼季 “这可不是那种低劣的袜子汁，我可是往里面加了咖啡因粉末的。”

平京 “费这个劲干嘛……粉末的钱……”



彼季“那个不是拿钱买的，算过来的话算是 Алексеевна 的伴手礼。算了，话归正题，你想从哪里开始听？”

平京“虽然我想让你自己来，但我更倾向于从头开始听。”

彼季用余光扫了一眼房间里的那些学徒，说到：

彼季“好了，休息时间结束了，我看你们啊，还是欠练。那边的那个，别吵吵了，我是让你们休息，不是让你们在那里聊天的。今天剩下的时间你们给我继续练，两个人一组给我从劈叉开始练！”

于是，屋子里那些学院在领队的带领下继续开始了训练。虽然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关注平京，但因为强度的加强现在已经他们已经应接不暇。

彼季“那时候，也有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我被逐出师门，自立门户。”

彼季“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错误并不在师傅，也不太可能在我身上。”

彼季“话说你历史怎么样？”

平京“细节的话不太清楚，但是大体的走向还是有所了解的。”

彼季“那时候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失败了，整个国家上下都自身难保，人人自危。”

彼季“虽然我是不能确认，但总是有传言有人被卢比扬卡大楼里的人抓走了。虽然谁都不能证实，但是造成的恐慌是不可计量的。”

彼季“‘牢不可破的联盟’就像一个笑话，我的老师本来以为这个笑话还能再讲一段时间，谁想到那一年的圣诞节这个庞然大物就像一个笑话一样结束了。”

彼季“你也知道，那时候一切美好的泡沫都消失，就在我快没法解决新年晚餐的时候，那时也是我和你老师的第一次交流。”

彼季“细节很多我这个糟老太婆是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天我终于排队买到了一块列巴，但我已经没有什么闲钱了，单位已经连续发了好几个月的白条了，然后我宿舍传来了敲门声。”

彼季“穿着一身军大衣的 Алексеевна 站在门口，虽然只是几句寒暄与自我介绍，却好像是和我有了很长时间的交往了一般。”

她用一种非常难以理解的微笑跟我对话，虽然会这种微笑并不特殊，但在那个没有人能够免除痛苦的时期还有这样的表情实在是让人感觉不正常

彼季“Алексеевна 恭敬地退了一步，即将告辞，然后她接着说道，我记得异常清楚，就连那种独特的颤音都记得。”

.....

彼季 “你不会是开玩笑吧？”

Алексеевна “我的语气并不是开玩笑的，至少现在不是。这只是协商，我当然知道带一个完全没有认证的人进行芭蕾是不忽而规范的，但我能向你保证，这个弗兰克林是真的，这个学生的技术也是超乎你所能想象的。”

彼季 “好吧，虽然说如果是我的导师的话肯定二话不说就把你轰出门外了，但我想，你看……我现在单干了，那就成交吧。”

Алексеевна “别担心，他不会对你造成什么麻烦的，你就把你能够教给他的按顺序传授就是了，”

Алексеевна “她不是人，他当然是人。我的意思是，你把它当作一部精致可靠的三进制计算机就行了，你说什么，他就能做什么。”

Алексеевна “当然，现在给的只是定金，我告辞了。”

.....

彼季 “后来，毕竟这是伟大金主，我开始的时候也考虑到他是个富家弟子，那些训练对他太过强力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不会抱怨，我说的那些指使都能做的相当完美。独自训练的伸展极好，柔韧性就像是生来就是这块料子一样。说来也惭愧，我也没能实际上教导他什么东西，最多也只是些技巧，更多的是表现的东西。毕竟那是我虽然已经开始了教授技能的生涯，但我还远不够格。”

平京 “为什么您一直用‘他’来代指？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忌讳么？”

彼季 “忌讳？不不，我的朋友，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好的学生我已经度过的人生中就见过那么两次，我也问过他的名字，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都回答我‘我是 Алексеевна 的学生’，就像你一样。”

平京 “.....”

平京欲言又止，用手背轻抚下颚。

彼季 “怎么了，难道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平京 “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是的。但是如果关系到 Алексеевна 老师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是确凿可定的。”

平京 “后来他离开了对吧。”

彼季 “离开？他当然离开了，要不然你就会看到更加负责任的助教之类的。他失踪了，确切的说是在我倾囊相授之后了。”

彼季 “我曾挽留他来做我的助教，毕竟后来虽然说叶利钦是个混蛋，但是之后生活也开始有了好转。不过他拒绝了，那次是他唯一一次对我透露出

他的感觉，我感受到了他的害怕，曾一直面无表情的他在那时哭得就像一个与母亲走失了的小女孩。”

彼季从抽屉里掏出一包已经空了一半的软包香烟，叼在嘴里，同时也擦开打火机，但是却没有点火，就把打火机和刚叼在嘴里的卷烟放在桌子上。

彼季“当时我虽然已经三十多了，但是我却对于那号哭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能让他回到宿舍”